

新跨越  
XIN KUAI YUE



她走后，他所拥有的无非是记忆，以及记忆。  
任它长成荆棘，刺痛他们的现在和将来。  
他亲手剥夺她的自由，

JING  
SHI  
WANG  
FEI

①

晟国篇

下

莫言殇 著

MOYANSHANG  
WORKS

# 惊世亡妃


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莫言殇  
著

MO YAN SHANG  
WORKS

JING  
SHI  
WANG  
FEI

①

晟国篇  
下

# 惊世妃

莫言殇



青島出版社  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## 第二十五章

### 爱恨难分



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拜祭母亲，无须借助任何人，也不必再刻意寻找借口。亡灵托梦的诡异事件，令黎苏案轰动一时，在世人眼中，黎苏与苏漓早已成为一体。

上过香，苏漓走出黎氏祠堂，来到容惜今的墓前。

青石砖地，黄花树下，站着一个人。

苏漓顿住脚步。黎苏案一了，她第一件事就是来拜祭母亲，却没想到有人比她来得更早。

感觉到身后有人，静婉回头，看到她一愣，却没有说话。

苏漓缓步上前，在静婉身旁跪下，望着母亲的墓碑，在心里无声地说道：“母妃，苏苏来看您了。如今女儿已经沉冤得雪，请您安息吧！”

她向王妃墓拜了三拜，心里并不如想象中那么轻松。虽说沉冤得雪，凶手也已经伏法，但她的母亲却再也活不过来了。内心沉痛的悲哀，压得她有些喘不过气来。苏漓最后那一拜拜下，久久没有起身。

山风卷着落叶，轻轻拂过她纤细的身子，将她周身散发的悲伤气息，弥漫到整个西山的空气里。

静婉目光微微一动，忽然抬手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。原本她费心调查那件案子，却苦无头绪，没想到最后竟然被她破了，或许，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。

苏漓抬头，看到静婉一向清冷的眼底竟然有着一丝欣慰和疼爱。

她瞬间恍惚，旧事重现，那一年她才十岁，因练武辛苦，向母妃请求不再练武，结果被母妃严厉训斥。那是母妃第一次对她发脾气，她非常伤心，一个人躲到小花园里去哭。

到得天黑，府里的人四处找她，她却躲得更深。最后，是静婉姑姑发现了她。

那时的静婉，也是这样拍着她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对她说：“王妃都是为你好。你身份特殊，必须有自保的能力。”

那时候她还不懂“身份特殊”这四个字的意义，现在想来，似乎不仅仅因为她是摄政王府千金那么简单，或许，母妃的身份才是真正的特殊。

心中一动，苏漓忍不住叫道：“静婉姑姑。”

静婉一愣，苏漓诚挚地说道：“我可以和明玉郡主一样这么称呼你吗？”如果说这个世上，还有人比她更敬重她的母亲，那个人非静婉莫属。自她有记忆开始，但凡有母亲的地方，就能看到静婉姑姑的身影。听说静婉姑姑从小就跟在母亲身边，母亲与她早已不仅仅是主仆关系，甚至可以说是亲人。

静婉脸色微变，轻声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只要明曦郡主不嫌弃静婉身份卑微。”

苏漓摇头，“姑姑言重了，我能有今日，全赖明玉郡主梦中扶持。在苏漓心里，早已将明玉郡主的亲人当成是自己的亲人，又岂有身份卑微一说。”

静婉盯着她的目光，“明玉郡主……”

“您是明玉郡主的姑姑，就是苏漓的姑姑。今后，姑姑有任何事都可以来找苏漓。”

她目光诚挚，似有所指。静婉微微一怔，叹道：“多谢郡主有心。如今明玉郡主之案已昭雪天下，静婉……心事已了，只愿守着王妃了此残生。”

苏漓上前拉着她的手，轻声道：“姑姑对王妃如此有情有义，实在让苏漓感动。不过有一件事，苏漓想请教姑姑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苏漓道：“汴国忽尔都将军不知为何千方百计调查苏漓的身世，查到了当年为我娘接生的人，可是那人突然死了。”她声音一顿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静婉，发现她脸色微微一变。

“她是被一片树叶从背后钉入心脏致死，苏漓曾听明玉郡主说过，这种武功叫飞花入叶，而静婉姑姑你最擅长此种手法。所以苏漓想问问姑姑，那人是否被姑姑所杀？而姑姑杀人灭口所为何故？莫非苏漓的身世里有什么隐秘是姑姑所知晓的？”她眸光之中隐有期待。

静婉神色一敛，淡淡道：“郡主想得太多了。飞花入叶并非静婉的独门功夫，江湖上会这种功夫的人并不在少数。郡主的接生婆，静婉并不认识，与她更谈不上什么恩怨情仇，断不可能去杀她。”

“哦？”苏漓一顿，飞花入叶的确不是什么隐秘功夫，但能练到一叶就能取人性命的程度，却绝非泛泛之辈，显然静婉有所隐瞒。她轻叹一声，“苏漓只是奇怪，一个平凡的接生婆，为何会被人追杀？苏漓的身世突然得到这么多人的重视，

实在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姑姑可能还不知道，前不久，汴国圣女教的人设下圈套，将我抓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。”

“圣女教？”静婉一听这三个字，神色蓦然一变，飞快地握住她的手臂，紧张地问道：“她们抓了你？都对你做了些什么、说了些什么？”

从来没见过静婉姑姑这般惊惶，苏漓再次确定，母妃与那圣女教一定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。

苏漓反握住静婉的手，连忙安抚道：“姑姑放心，她们没有对我怎样，只是逼问我一对白玉指环的下落。”

“指环……”静婉震惊地松开她的手，转头低喃道，“这么多年了，他们竟然还没有放弃。”

“姑姑说什么？”苏漓疑惑道，“莫非姑姑知道那指环有什么秘密？”

静婉目光凝重地望着她，欲言又止。

“那对指环，苏漓见镇宁王身上有一只，上面所雕纹饰不像是我晟国所有。那指环，原是属于明玉郡主的。”

此话一出，静婉急道：“这也是明玉郡主告诉你的？”

苏漓轻轻点头，静婉惊疑不定，“镇宁王！是他拿了小姐的指环？”

苏漓叹息一声，当初指环被东方泽取走，母妃得知后大怒，竟罚她在堂前跪了一天。静婉姑姑此后也曾明察暗访，但毫无线索。谁都不曾想到，取走指环的人竟然会是镇宁王。

静婉沉重道：“既然你叫我一声姑姑，那静婉可以告诉郡主，指环的确非同凡响。但这件事，你千万别多问，知道得越少，你才越安全。”

苏漓早就知道静婉姑姑不会轻易吐露实情，无论她是苏漓还是黎苏。可是她却不愿意活在一团迷雾里，总有一天，她会自己查清楚。

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只得起身告辞，临别前将皇帝赏赐的新府邸的住址告知静婉，取出一块石珮塞到她手里，“姑姑以后有事，可以拿此物来找我。”

静婉低眉道：“多谢郡主。静婉会一直为王妃守灵，郡主若有事找静婉，也可以派人来此传信。”

苏漓点了点头，翻身上马。秋风萧瑟，衣袂翻飞，身后的静婉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，无论是一转身还是翻身上马的姿态，无不与记忆中的小主人一模一样。

“主子，您一定感到很欣慰吧？”静婉对着香惜今的墓，悲伤地笑了。

苏漓纵马奔驰在陌生的小道上，不多时来到一处偏僻的山沟，小道弯曲狭窄，蓬勃生长的杂草深深地没过膝盖。听说黎苏的尸体，就埋在那条路的尽头。皇帝已经下旨，黎苏墓明日迁去黎氏祖坟。

翻身下马，她沿着小道一直往前走。路的尽头，便是一处坟地，坟前杂草丛生，将本就不大的石碑遮挡过半。苏漓心里涌起一阵悲凉，忽然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，险些扑倒在地。她低头一看，地上竟然躺着一个人！

东方濯？不远处，十个酒坛在地上东倒西歪，他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饮酒？

苏漓皱了皱眉，从他身边绕过，在无字碑前静静地站了一会儿。

天，渐渐地暗了下来。

回头看到仍然大醉不醒的男子，苏漓本来不想管他，可是不知道他在这里已经躺了多久，刚才无意中碰到他的身体，发现他浑身冰凉，全无温度。

思虑再三，她又来到他的身旁，冷漠地叫道：“静安王。”

男子闻声睁开了眼睛，醉意迷蒙的目光一触及眼前的女子，他猛地坐起身来，一把抱住了她。仿佛一松手，他想念的人儿就会从此消失不见。

苏漓顿时愣住，抬手就要推开他，却听他说道：“黎苏……你终于也肯到我的梦里来见我了吗？”

苏漓抬起的手忽然失去了力气。

“你是不是很恨我？”他颤抖的声音，透露出内心深处的害怕。

苏漓深吸一口气，面无表情地回答：“是。”

东方濯浑身一颤，似乎心痛不能自抑，痛苦地说道：“你是该恨我的。大婚之日，妻子遭人陷害，我身为男人不仅不察，更是雪上加霜，对你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……你恨我是应该的，就连我也很恨自己。

“……对不起！黎苏，都是我不好，误会你、伤害你，对不起！”他低声下气地向她道歉，愧疚自责，语无伦次，和平常那个冷酷骄傲、高高在上的静安王，好似不是同一个人。

苏漓静静地闭上眼睛，内心的悲哀无声地涌动，将两个人紧紧地包裹。说到底，在大婚一事上，他也不过是个受害者，只是这并不能成为她原谅他的理由，正如他所说，他对她犯下的过错无可饶恕。

她猛地推开他，冷漠地说道：“静安王，你看清楚，我是苏漓不是黎苏！她不会入你的梦，你喝再多的酒也没有用。”

残酷的话语，让他苦心营造的梦境化为泡影。东方濯凄凉地笑了。

“你的道歉，她不会接受；你的过错，她也不可能原谅。回你该回的地方去，这里并不适合你。”说完她迅速起身，冷酷地背过身去，不再看他一眼。

东方濯用力地闭上眼睛，无法阻止疼痛在心底蔓延。窒息的痛，已经将他淹没。没有什么，比亲手将自己最爱的女人推上死路……更让人心碎绝望。

悔恨，这一生都将如影随形。

他仰面躺在地上，又摸出一个酒坛，揭开盖子就往嘴里灌，却倒了满头满脸。唯一灌下喉咙的那一口，呛得他眼泪直流。

他睁开眼，破碎的眸光倒映出女子清冷坚毅的背影，她和心里的那个女子真是像极了，简直就像是一个人！可是这个人，他再也没有资格对她说：“你是我的！”

苏漓抿紧双唇，一直没有回头。许久，身后传来近乎绝望的低喃，仿佛梦呓一般，几不可闻。

“是我错了！……要怎样，才能原谅……如果可以，我愿放弃一切，换你回来……哪怕，你永远也不会原谅我……”

两行清泪，从男子紧闭的眼角缓缓落下。风轻轻地掠过，将泪水风干，独留满心悲痛绝望。

苏漓的心蓦然一痛，一直缠绕在心里的恨意，竟不知不觉淡了几分，但她仍然没有回头去看他一眼。

他问，要怎样才能原谅？

怎样都无法原谅。有些事，一旦做错，就永远没有回头的机会。

她缓缓地闭上眼，感觉四周都充满了悲伤的气息，仿佛在无声地哀悼，那尚未来得及绽放便已枯萎的爱情。

这个极端清冷的夜晚，在这荒凉无字的她的墓碑前，她和她此前最恨的男人，就这样静静地待了一夜。

天光渐亮时，她才发现他浑身滚烫，意识模糊，这才惊觉他并非醉酒睡着，而是寒气入体，发热昏迷。她心中不由一惊，以他的身份若在此出点儿什么状况，只怕整个京城都要翻天覆地。苏漓连忙发了信号唤来挽心，命挽心将东方濯送回静安王府，她自己却没有离开。

今日天气并不好，虽无乌云压顶却雾霭浓重，阳光稀薄。

她去了附近一座山上，在山顶的一棵梧桐树下，素衣墨发，孤身独立，远远地望着山下，奉皇命而来的迁坟队伍声势浩荡。王府里，除了父王黎奉先，其他人几乎都来了。一个个披麻戴孝，哭声震天，无不对明玉郡主的冤屈枉死感到万分悲痛惋惜，与当日摄政王府里灵堂的凄凉形成鲜明对比。

苏漓不由发出一声冷笑。过去她怎么没发现，那些人竟如此势利而虚伪。或许唯一真心怀念她的人，只有黎瑶吧？

伏在黎苏坟前，黎瑶哭得伤心欲绝，几度昏厥，几度清醒，不知是为黎苏的枉死，还是为她娘所犯下的罪孽感到无比痛心。

苏漓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没有出现。经此一事，对黎瑶，她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对待。虽说所有的一切都是玉玲珑所为，非黎瑶之过，但她终究是黎瑶的生母，所作所为也是为了黎瑶。苏漓就是再宽容大度，也很难再像从前那样，毫无芥蒂地与黎瑶做最亲密的姐妹。

如今这个世上，能让她真心以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她仰头，一股悲伤从心底溢出。

身后，突然有人无声地接近，苏漓蓦地绷紧神经，霸道内敛的气息，在距离她三丈之内时，她已经猜到是谁。

在所有人都奇怪明玉郡主迁坟，为何不见明曦郡主的身影时，东方泽一眼便看到了站在山顶上的单薄身影。

白衣墨发，随风飞舞，仿佛云雾笼罩中的绝世仙子，遗世独立。

此刻，东方泽有种想将她拥进怀里的冲动，却只顿了顿脚步，上前问道：“苏苏在看什么？”

苏漓依旧望着前方，半晌才嘲弄地笑道：“在看这世间的虚情假意，究竟长着多少种面孔。”

东方泽微微一愣，轻声笑道：“那你看清楚了吗？”

“看清楚了，又看不清楚。”这样的回答，似乎很矛盾。苏漓转头，他已经和她肩并肩地站到了一起。

依旧是俊面黑袍，玉树临风，他微笑地望着她。

“有些人，怎么看都看不清楚。”她淡淡地笑，雾霭迷蒙的视线中，他一张俊美绝伦的脸，是这个世上最高级的面具。深沉如海，无人可以窥探其背后的真实表情。偶尔一次真情流露，也不过是刹那的改变，转瞬即恢复如初。和他在一起，她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

“苏苏是在说本王吗？”东方泽似笑非笑地凝视着她，深邃的眼中好似笼了一团迷雾，叫人怎么都看不清深处的风景。苏漓没有说话，只听他又道：“可是在本王眼里，苏苏恰好也是这样的人。”

越想看清楚就越是看不清楚，吸引着他对她越来越关注。

苏漓微微一怔，她？或许吧。只有不被别人看穿，命运才有可能不被别人捏在手心里。她移开目光，轻声笑道：“王爷说笑了。”

“本王说过很多次，在苏苏面前，我从不说笑。”东方泽目光放远，淡淡道：“接下来，苏苏有何打算？”

打算？苏漓一愣，自重生后，她满心所想都是查清黎苏冤案，还自己清白，让幕后凶手得到应有的报应。如今案情已了，她仇怨得报，选夫一事迫在眉睫，无法



再拖了。当下最要紧的，该是确定心意。可这次选夫，她看似有选择，实际等同于无。东方濯，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嫁了。

那么东方泽，似乎是她唯一的选择……可是，这个男人的心意是那么容易就能确定的吗？

苏漓仰头，暗暗叹了一口气，“可以问王爷一个问题吗？”

东方泽点头，“你问。”

苏漓清澈的美眸，透出犀利的光芒，直直地盯着他的双眼，“为何王爷一定要娶我？”

东方泽一怔，这个问题……他没想到，她会直接问出来。她是那么婉转而又谨慎的一个人。

“你觉得呢？”东方泽微微沉吟，不答反问，“在苏苏心里，是否觉得本王……做任何事，都别有目的？”

深邃的眸子，刹那暗光涌动，却叫人辨不出情绪。

苏漓心底微颤，忍不住转过头去，迷茫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关于他想娶她的理由，她曾想过很多种。

比如，为了和相府联姻。如果换作一般人，必定会选择苏沁，苏沁对他近乎痴迷又思想单纯，嫁过去也好控制，对他最为有利。然而她所了解的东方泽，又分明是不屑于这种手段的人，那他娶她自然也不是出于这个目的。

若说他是为了阻止相府和静安王府联姻，那晚在温泉池，他完全可以将计就计与她生米煮成熟饭，但他当时选择了隐忍和尊重。在她掉下山坡的时候，他救她护她，毫不犹豫……所以她大胆地猜想，或许他喜欢她？

可若是喜欢，为何选夫宴前，不见他殷勤有加，袒露爱意？选夫宴时，无论她怎么做，他都是那般淡定自若、波澜不惊，好似对她的选择全然不放在心上。但若说他不喜欢她，他吻她的时候强势霸道，不失温柔，处处都让她觉得他是情难自控……

她一向相信自己的感觉，唯独此事，她反复推敲始终难以确定。

他对她，终究也只是与众不同吧？如果真的嫁给了这样的人，她未来的人生还有她的心，是否都将脱离自己的掌控？

心，蓦地纷乱起来，有些失落，还有些惶然无措。她蓦地低垂眼睑，努力将这复杂的情绪掩藏在眸底深处。

东方泽深深地看着她，突然执起她的手，冰凉的触感让他微微一怔，诧异道：“你在外头站了一整夜？”他的语气隐约带了责备，似乎……还有几分不易觉察的心疼。

苏漓呆了一瞬，下意识地抬眼看他，见他双眉紧锁，目光专注地落在她一双手上。将她纤细的手指牢牢地握在温暖的掌心，暖意透过冷冰的肌肤，一下传递到她的心底，整个人都不自觉地暖了许多。

低下头，两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。山下黎苏的棺木已经被抬了上来，而后众人抬着棺木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这个偏僻的山沟。

他为什么要娶她，东方泽始终没有给出她想要的答案，而她也不会再追问。这种问题，问一次就够了。

“苏苏，”他抬起眼微微一笑，一向深沉难懂的目光荡漾出醉人的温柔，“愿意相信我吗？”

如果说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比阳光更耀眼，那一定是他此刻的笑容，看起来是那么真挚暖人，仿佛能融冰化雪，一如夏日朝阳。

苏漓微愣，“相信王爷什么？”

“相信本王不会错待你。”东方泽定定地看着她道。

苏漓却忽然笑了起来，“错待指的又是什么？”她淡漠的目光忽然变得有些咄咄逼人。经历了东方泽的伤害，如今她想要的感情已经不仅仅是夫妻间能相敬如宾、白头到老，对彼此的爱和信任，缺一不可。

“苏苏在害怕什么？”东方泽又一次不答反问。

打量着她阴晴不定的脸色，他探寻道：“是害怕本王对你会像二皇兄对待明玉郡主那样吗？苏苏尽可放心，本王不是二皇兄，你也不是明玉郡主。他们之间的悲剧，绝不会发生在你我身上。”

他语气坚定，目光灼亮逼人，浑身散发着自信的光芒，将他本就卓绝的面貌和气质衬托得更加出色。

苏漓的心不受控制地跳了几下，连忙移开目光，淡淡道：“我知道。王爷比静安王冷静聪明许多，苏漓也相信，如果那件事换作王爷，结果一定会大为不同。但是……”她没说完，望向白雾苍茫的天际，目光也跟着变得苍凉。

东方泽等了片刻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但是什么？”

但是她更清楚，越是理智的人，在面临权势和感情的抉择时，感情越会一败涂地。这样的话，她现在是断断不会说出来的，因为说了也不过是互相为难。东方泽贵为皇子，深受皇帝宠信，又有夺位之心，未来的路谁也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荆棘。

害怕？也许吧。因为有些东西，如果不曾奢求，得不到也就不会伤心遗憾。

“明玉郡主之墓已经迁往黎氏祖坟，苏漓也该进宫向陛下谢恩了。王爷，请恕苏漓先行告辞。”不问他是否同行，她已独自转身，快步朝山下走去。

东方泽怔怔地立在原地，看着清冷孤单的背影逐渐消失在山林尽头，他没有追上去。明明可以清晰感觉到她不抗拒他的亲近，可是为什么只要他想再前进一步，她摆出来的姿态便总是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东方泽皱眉，那句未完的话究竟是什么？双眼微眯，他沉声道：“盛秦。”

山顶上即刻出现一名黑衣男子，仿如鬼魅一般，“王爷。”

东方泽依旧望着苏漓消失的方向，淡淡吩咐道：“追上她，就说今日酉时，本王在澜沧江畔等她。”

“是。”盛秦领命而去。

苏漓自认为走得不慢，可她还未上马，盛秦就已追上来，向她传达了东方泽的意思，不等她有所回应，人便消失了。

他们刚刚分手，东方泽就又约了见面的时间，而且还是在晚上。苏漓心中不禁疑惑重重。

天上浓厚的乌云渐渐会聚在一处，怎么看今天都好像有一场雨。苏漓不再多想，翻身上马，朝京都疾驰而去。

刚到皇宫门口，天就刮起了大风，雨跟着落了下来。一股冷风卷着深秋的雨珠，毫不客气地打在她的脸上，雨势虽然不大却凉得惊人。

宫中有规矩，外来车马不能进入皇城。苏漓步行入宫，看守宫门的侍卫见了她，无不恭敬地低头唤道：“苏大人。”

如今这座皇城，乃至大半个京都，无人不识她这个身份特殊的一品女官。

苏漓脚步未停，直接向御书房方向走去。远远地，她看到御书房外笔直地跪着一个人。

沁凉的雨将他的锦衣墨发浇得湿透，而他跪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
旁边满脸气恼的皇后正忧心忡忡地望着他，让人给他撑伞却被他一掌挥开。

苏漓一愣，那人……不是东方濯吗！此刻应该在静安王府好生休养的人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下跪淋雨？

苏漓上前行礼，皇后脸色铁青，扫了她一眼，淡淡道：“免礼。”便不再理她。

东方濯目光微微一动，没有说话，身子依旧跪得笔直。

御书房的门紧闭，门外扔着一本奏章，奏章上的字迹被雨水冲刷，有些模糊了。苏漓走过去，弯腰捡起奏章一看，登时愣住。

“黎苏乃儿臣之妻，理应迁往皇陵，请父皇恩准！”带病之身，不惜冒雨跪求，就是为了将她的坟墓迁入皇陵。如此，才算是真正为黎苏正名。

苏漓捏着奏章的手指微微发白，扭头看着身后的男子，那被雨水冲刷的俊颜早

已没了往日的骄傲与自信的神采，憔悴得让人不忍多看一眼。

她转身朝他走去，压下心头的万千情绪，语气平静地劝道：“静安王这又是何苦？明玉郡主乃王爷休弃之妃，迁回黎氏祖坟理所应当，如今既已入土为安，王爷又何必再扰她亡灵不得安息？”

东方濯身躯蓦然一震，“休弃之妃”这四个字，就如刀子一般割着他的心。东方濯艰难地抬起头来看她，苏漓目光清冷却无嘲讽，他不由心头一痛，“休书当日被她撕毁，说明她并不承认被我休弃，既不承认，那她永生永世都是我东方濯的妻子。如此，她的尸体理应迁往皇陵，待来日与本王合葬。”

活人说死，本不吉利，尤其其他这般身份，还背负着皇后的期待。

苏漓面色微微一变，只听皇后怒斥道：“你说什么浑话！”

东方濯自知此言不当，垂下眼睑，却没有辩解。皇后他面前附下身，面色凝重地道：“濯儿，你看着母后。”

东方濯不得不抬起头，他知道母后要说什么，但他不想听。他抢先一步，痛声道：“母后，黎苏是儿臣心中的妻子。儿臣要她以儿臣妻子的名义葬入皇陵，无论母后说什么，儿臣这一心愿绝不会改变。”

他眼中的执着有着皇后从未见过的坚定，清晰地表明他今日所为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

自从选夫宴后，他就有了这种想法。只是没想到迁坟旨意下得那么快，他还来不及从悲痛中醒过神来，黎苏墓竟然已经迁去了黎氏祖坟。

皇后失望地起身，对儿子的执着感到痛心无比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她只得无奈地提醒，“你父皇不会同意的。”哪有皇帝连下两道圣旨迁同一座坟，这岂不是要给天下人留下话柄？

东方濯道：“儿臣知道，但儿臣不会因此放弃。父皇一日不答应，儿臣就在此跪上一日，父皇一直不答应，儿臣……愿意跪死在这里。”

“你！”皇后震惊地低头看着他，痛心疾首地斥道：“为了一个女人，你竟然、竟然说出这种话！你要置母后于何地？”皇后气得浑身颤抖。

苏漓有些看不过去，正要开口，御书房的门忽然打开了。

高公公带着皇帝的旨意，对三人恭敬道：“陛下传各位进去。”

东方濯只当皇帝改变心意，面色顿时一喜，当下站起却感到一阵眩晕，险些栽倒。苏漓眼疾手快，扶了他一把，东方濯的脸色复杂难辨。

三人先后走进御书房，齐齐下跪行礼。

皇帝端坐在御案前，看了眼浑身湿透、面色憔悴的东方濯，目光一沉，没有说话。他转向苏漓直接问道：“明玉郡主墓地迁移一事，已经办好了？”

“是的，陛下。”苏漓低声应道。

“既然此事已了，明曦心里究竟意属何人，三日后，进宫来给朕一个答复。”

三日，最后的期限了。

苏漓心中一叹，躬身领旨。

“你们都退下吧。”皇帝的神态有些疲倦，话里的意思也已非常明显，明玉郡主一事就此结束，无回转之余地。

苏漓正要起身，却听东方濯坚持道：“父皇还未恩准儿臣的奏请！”

苏漓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，只见皇帝目光一冷，雷霆之怒隐约可见，沉声说道：“朕一直觉得你识大体，懂朕的心意，却为何在此事上冥顽不灵？非要朕出尔反尔，给天下人落下话柄，你才甘心吗？”最后一句，语气已经格外严厉。

东方濯却无丝毫退缩之意，只叩首道：“儿臣不敢！”

“不敢就给朕滚回你的王府去！黎苏一事，以后不准再提！”

“父皇！”东方濯抬头叫道，还是不甘心。

“朕说了，不准再提！”皇帝断然怒喝，脸色已阴沉至极，怒气一触即发。

“儿臣一定要说……”

砰！

一个巴掌大的砚台带着帝王盛怒疾速飞来，狠狠地打在东方濯的额角上，也打断了即将出口的所有话语。

苏漓登时惊住，素闻皇帝对东方濯一向宠爱有加，从不曾有过任何重罚，没想到会为这样一件事而大发雷霆，甚至出手伤人。她不禁感叹，原以为皇帝对他的这个儿子有多疼爱，原来也不过是因为东方濯从未违抗过他的意愿。可叹帝王亲情，真是凉薄如纸！

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，苏漓扭头去看，只见东方濯跪在那里，半张的嘴许久未动，整个人已僵住，显然也没有想到皇帝会怒极至此。

殷红的血自他额角汨汨流出，顺着英俊苍白的面庞滴答落地，很快在地上蜿蜒出一条血线。

皇后震惊地睁大眼睛，心都快跳出来了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险些昏过去。

“陛下息怒！”勉强镇定心神，皇后飞快地叩头请罪，慌忙想为他解释。东方濯却抬起头，看着皇帝，仍旧坚定道：“请父皇成全！”

他真是……执拗得可以！苏漓突然不知道是该佩服他这不怕死的勇气，还是该说他不识时务。

皇帝额头青筋暴起，苏漓心头一颤，连忙叩求，“陛下息怒！”

皇帝双拳一握，强压住怒火，冷冷地看着她，“你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苏漓斟酌道：“回陛下，明曦以为……为了一个外人，伤了陛下和静安王的父子之情，实在不值得。”

皇帝冷哼一声，目光冷厉，沉声说道：“在他眼里，还有朕这个父皇吗？”

皇后忙道：“陛下恕罪！濯儿他……他只是一时糊涂，并非有意要与陛下作对，求陛下看在他以往孝顺的分上，就饶了他这一次吧。濯儿，濯儿……”皇后急忙扯了扯东方濯的衣袖，努力朝他使着眼色，想让他赶紧认错。

东方濯却恍如不见，如雕塑般一动不动。

气氛僵滞，空气中仿佛藏着一根看不见的弦紧绷欲断。

皇帝的脸色阴沉无比。东方濯毫无反应，紧抿着苍白的唇，一副不达心愿誓不罢休的样子。皇后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求救地看向苏漓。

苏漓不由叹道：“迁回黎氏祖坟，是明玉郡主的心愿，能得偿所愿，明玉郡主在天之灵定能得到安息。陛下一片仁慈之心体恤郡主，苏漓代郡主谢过陛下。也请静安王就此作罢，莫要再扰逝者亡灵，如此也算是对明玉郡主的尊重。苏漓也代明玉郡主谢过王爷成全。”

东方濯身躯一震，似乎不愿相信，抬头看着她，颤声问道：“真的……是她的意思吗？”

“是的，王爷。”苏漓万分肯定地回答，撕碎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最后一分期望。已嫁女子，死后宁入娘家祖坟，也不愿担他妻子之名。黎苏……她的心里该有多恨他？多讨厌他？

无法抑制的悲痛自心底溢出，东方濯脸色灰白，整个人都好像没了生气般跌坐在地上，垂头看着身上鲜红的血迹越发沉默。

皇帝见他这个样子，心里的怒气一时间消了大半，却仍然严厉道：“朕对你一向寄予厚望，今日你竟为一个女人，罔顾朕意，颓废不堪，真是令朕失望至极！”说完，他起身，带着冲天的怒气大步走出了御书房。

皇后慌乱地朝东方濯扑过来，一把捂住他头上的伤口，厉声叫道：“还不快去传太医！”

太监们慌忙领命去了，可太医还没到，东方濯就推开了皇后的手，面无表情地起身往外面走去。

“濯儿！濯儿……”皇后急忙追了出去，面色惶然，哪里还有平常的雍容镇定。

东方濯顿了一下脚步，头也不回地淡淡说道：“一点儿小伤而已，母后不必担忧。儿臣……自有分寸。”说罢大步迈入雨雾之中。

皇后知道他先前就受了风寒，此时更加担忧，不由转身抓住了苏漓的手，急切

道：“明曦，你去劝劝他！只有你的话他还能听得进一些。”

平日沉稳端庄的一国之母，竟然也会有如此慌乱无措的时刻。苏漓微微一怔，说到底，皇后再虚伪狠毒也不过是一个母亲。

苏漓叹了口气，轻轻点头，“皇后娘娘放心吧。”

皇后感激地拍了拍她的手，命人立刻备车。马车很快追上了在雨中疾步而行的东方濯，苏漓掀开车帘，叫道：“静安王。”

东方濯没有停步，苏漓只好跳下马车，将伞撑在他头上。他走得太快，她跟不上，很快就被雨淋了个透心凉。

苏漓皱眉，突然拉住他的手臂，气恼道：“静安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以为惩罚了自己，就能得到她的原谅吗？还是你觉得……这样你心里就能好过一些？”

男子的脚步蓦然顿住，脸上的鲜血被雨水冲刷干净，俊面上一片惨白。

“如果这样真的能让你好过一点儿……”她扭头唰地一下从旁边的侍卫手中抽出了长剑，递到他面前，冷冷道：“不如以死谢罪！”

冷酷的眉眼，仿佛那人再生。东方濯怔怔地望着她，贪恋这片刻的熟悉感。

周围的人都惊得瞪大了眼睛，尤其被她夺了剑的侍卫，几乎吓得面无人色，不敢置信，她竟然怂恿静安王自杀！

东方濯定定地看着她，眼眸中流露出痛楚，怔怔地问道：“这也是她的意思吗？”

无比认真的表情，好像只要她说这是黎苏之愿，他便心甘情愿从容赴死。

苏漓蓦地收了剑，反手扔给侍卫，残忍地道：“如果想要逃避，死是最好的解脱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东方濯，即便你死了也见不到她。因为天上地下，她都不愿与你再有任何瓜葛。”

东方濯低声惨笑，“真是残忍的女人！”

苏漓冷笑道：“残忍？比之静安王曾经对黎苏所做的一切，我这几句话不及你万分之一。你要死要活都悉听尊便，没人会记住你为了什么而死。明玉郡主更不会因为你死了就会原谅你。”她说完转身就走，再不想看到他那张惨无人色的脸。她内心隐隐地抽痛，提醒自己，你是苏漓，你绝不会再为这个男人有一点点的心痛。

她昂首踏上马车，吩咐人赶车。

“慢着！”东方濯突然飞身跳上马车，目光死死地盯着她，苍白的脸上突然有了一丝生气。

苏漓瞪着他，“我要走了，你下去！”

他眸光一黯，却没有动。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，一直到马车驶出皇宫。

“陪我去个地方。”他忧伤的眼中，闪烁着乞求的神色，从未有过的卑微。

苏漓一怔很想拒绝，但一看到他苍白的脸上那双带着不安、忧惧的眼睛，忽然间决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
东方濯拉着她坐下，对外吩咐道：“去伊园。”



## 第二十六章

### 夜半幽会



伊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苏漓想问却又忍住了。一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马车快速奔驰，不一会儿便到了。

东方濯扶着她下了车，苏漓一进门便呆住了。

那是一个巨大的半封闭的园子，紧邻静安王府后院。不知采用了何种建造方法，竟能将秋季的寒凉隔绝在外。让人感觉好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，温暖如春，花开不败。那些连她都叫不出名字的各色鲜花，围绕着曲折迂回的亭廊娇艳绽放，让人仿佛到了花的海洋。

苏漓一路走来，就好像走过了春夏秋冬，从来没有想过，不同季节里才会盛开的花朵竟然可以同时盛开。

终于到了伊园最深处，她遽然瞪大眼睛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
那里的风景……没有五颜六色亦无千娇百媚，却着实让她心头一震。

视线所及，有梨树千株，梨花满目，一阵清风微微拂过，花瓣如雨飘落。那是她最爱的颜色。世间女子，有人爱牡丹的娇艳照人，有人爱梅花的清寒傲骨，她却独爱这梨花的满树清新，淡雅怡人。只是一直遗憾，花期太短。

她仰头看着满树繁花，心头忽然一阵恍惚，好似突然回到了过去。摄政王府的梨园，她第一次见他的情景……

梨花小径的入口，男子剑眉星目，步伐稳健，一身锦衣华服在耀眼的阳光中灿然生辉，更衬得他气宇轩昂、英俊不凡。她一眼就认出来，他是父王口中最受当今陛下器重和宠爱的静安王东方濯。

听说他总是冷着一张脸，不爱笑，可是他第一眼看她，眼中就盈满喜悦，唇角带笑，温柔得不像是别人口中的静安王。